

#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D  
65-2

山东人民出版社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6年2月第1版 1976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99·186 定价：0.09元

D652

126

#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一)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二)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三)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四)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五)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六)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七)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八)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九)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十)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十一)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十二)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十三)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十四)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十五)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十六)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十七)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十八)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十九)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二十)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济南

# 社会主义新目录

-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纪 平 (1)
- 折中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惯用手法……………秦怀文 (7)
- 折中主义是修正主义者搞复辟倒退的  
思想武器……………哲 军 (13)
- 剖析“三项指示为纲”的折中主义手法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进修班第五组 (20)
- 是辩证法，还是折中主义？  
……………上海市针织工业公司工会 恽 清 (23)
- 玩弄折中主义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七四级工农兵学员 (26)
- |     |
|-----|
| 名 词 |
| 解 释 |

 折中主义…………… (31)

社会主义新目录

—— 社会主义新目录 ——

##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纪 平

毛主席在同我们党内修正主义作斗争时，对那些把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的折中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前一个时期，教育界刮起的那股右倾翻案风，就是用折中主义把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以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否认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他们散布的这一套，是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根本对立的，是修正主义的货色。

最近，毛主席教导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指示，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清楚地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其它各项工作的辩证关系，有力地批判了否定或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折中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必须一分为二地全面看问题。但是，这种两点论决不是把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同等看待的均衡论，而必须具体地区分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统帅的，什么是被统帅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政治和经

济、政治和业务、技术平列起来，这实际上是用折中主义偷换了辩证法，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平列起来，从而把阶级斗争这个纲偷偷抽掉，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妄图把人们引上资本主义的邪路。

右倾翻案风鼓吹者搞折中主义，目的是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毛主席用对立统一的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毛主席的指示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它制约和影响社会中其他矛盾。只有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把各项工作搞好。如果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安定团结就不可能实现，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从唯物辩证法来看，纲和目的对立统一关系，不仅表现为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还表现为纲对目的统帅作用。纲举才能目张。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技术这对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把无产阶级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现实斗争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还是很激烈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

事业和我们从事的各项工作，只能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在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去促进、去发展。

坚持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教育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口声声讲矛盾的这一方面，矛盾的那一方面。然而，他们根本不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不谈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谈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例如，在政治和业务、政治和技术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说，一方面，不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学文化、不钻研科学技术“也是不对的”。在教育、科技工作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上，他们说，一方面，脱离实际的倾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忽视基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也是不对的”。在科技人员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上，他们说，一方面，不同工农群众结合“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发挥专家的作用“也是不对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说，一方面，认为哲学对自然科学没有指导意义“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以为可以简单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去解决具体科学问题“也是不对的”，等等。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他们玩弄的这一套，象游蛇一样回旋于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之间，似乎很全面，很公正，表面上看起来不偏不倚，没有什么倾向性，实质上他们的倾向性是很鲜明的。“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从政治实践

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实际上，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这“一方面”，向无产阶级这“一方面”进攻。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否认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作用，诬蔑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以来的大好形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把自己的真实观点隐藏起来。他们本来想搞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和科研路线，留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却不敢直说；他们本来反对和妄图扼杀开门办学、开门办科研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却佯作在批评它的缺点；他们本来热衷于关门读书，却又不能不说些联系实际、与工农群众结合的话，加以梳妆打扮；他们本来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要想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却吞吞吐吐，不敢和盘托出。这就暴露了他们所谓的这一方面，那一方面，不过是一套折中主义的诡辩术。鲁迅说：“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这是对折中主义的一针见血的揭露。

折中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它深刻的阶级根源。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中，折中主义反映和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它历来是修正主义者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手段。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从来不放对折中主义的批判。蒲鲁东企图调和矛盾，马克思批判他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在列宁反对托洛茨基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布哈林把列宁“从政治上”看问题和托洛茨基“从经济上”看问题平列起来，说什么“两个



原理都是对的，把这两个原理结合起来，也是对的”。列宁批判了这种观点，指出：“‘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毛主席在我们党内的路线斗争中，也十分重视对折中主义的批判，在它一露头的时候，毛主席就告诫全党要有所警惕，要揭露和批判它的反动实质。当前，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必须遵照革命导师的教导，对折中主义进行批判。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用折中主义冒充唯物辩证法，是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经常出现、反复表演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那些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要公开地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明目张胆地恢复修正主义那一套，是有困难的。他们就经常用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捉摸不定的东西来欺骗群众，开历史倒车。在我们队伍中有些同志，不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自己，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常常会暴露出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他们口头上讲要抓阶级斗争，但总怕阶级斗争抓多了，会影响业务工作；他们承认教育要革命，科研要改革，但总觉得改得太多了，走得太快了。折中主义最容易欺骗有这种软弱性和动摇性的人，而这种人

容易在思想上和折中主义的奇谈怪论发生共鸣，甚至在行动上跟着跑。因此，揭露和批判折中主义的反动性和欺骗性，使人们划清唯物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界限，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更加坚定起来，是十分必要的。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思想战线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批判修正主义，包括批判折中主义，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场阶级斗争。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都要旗帜鲜明地参加到这场斗争中来。我们要紧密联系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在一切工作中，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使我们从事的各项事业登上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二期）

## 折中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惯用手法

秦 怀 文

用折中主义的手法，否定或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前一个时期右倾翻案风的一个特点。列宁曾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一八八页）剥去折中主义的伪装，揭露它的反动本质，对于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对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是具体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特别是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抓住事物发展链条的决定性环节，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折中主义者的种种议论，貌似“全面”，东抽一点，西抽一点，把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平列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主流和支流。“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他们的口头禅。他们用折中主义手法掩盖事物的真相，模糊事物的本质，想要借此把人们引向错误的道路。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

其他矛盾就迎刃而解了。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纲举才能目张。各条战线，只有紧紧抓住这个纲，才能执行好党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完成党的各项战斗任务。然而，有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玩弄折中主义手法，把纲和目混淆起来，平列起来，甚至把目说成纲。他们抓什么工作，就把什么工作说成纲。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党的基本路线。不久前，教育界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否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是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而虚构一个“搞四个现代化”同“不要文化”的矛盾来代替它。他们胡说当前“最大的危机就是不读书”，“不要文化”。科技界的奇谈怪论也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知识分子不敢搞理论。”他们妄图用这些来麻痹无产阶级的斗争意志，掩护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在教育领域和科技领域恢复资产阶级的专政。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政治和经济（以及业务、技术等）这一矛盾中，主要方面是政治。政治同经济（以及业务、技术等）相比，政治是第一位的东西，政治统帅经济，政治统帅业务，政治统帅技术，而不能平起平坐。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修正主义者故意把政治和其他并列，否定和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其目的在于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布哈林曾经宣扬：“无论政治因素也好，经济因素也好，都不能丢掉”。列宁揭露布哈林“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

码的常识”。布哈林一伙还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关心提高生产”的样子。列宁痛斥他们说：“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四四九、四四一、四四二页）。教育界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以“全面贯彻”为名，表面上既讲政治，又讲业务，但是却攻击“现在是政治冲击业务”，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鼓吹资产阶级的“业务第一”，“技术第一”，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政治第一。科技界也有人把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说两者的关系“不是谁管谁”。他们就在这种折中主义的幌子下，叫嚷“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八级不够就刮十二级”。十分明显，他们刮的这种“台风”，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妖风。他们甚至鼓吹“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这些谬论是修正主义者一贯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的老调重弹。

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对于鼓吹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政治和业务“平起平坐”的修正主义论调，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明确指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只有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技术、业务，我们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才能在正确轨道上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才能适应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如果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离开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放弃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

的斗争，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也会在我国重演，我们怎能不深刻警惕！

折中主义又用阶级调和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方“吃掉”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到苏修叛徒集团，从陈独秀到刘少奇、林彪，都鼓吹折中主义的阶级调和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折衷主义和诡辩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抹杀了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〇八页）。陈独秀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提出“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很明显，陈独秀的这条“折衷的中庸的路线”，是一条不折不扣的鼓吹阶级调和、阶级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林彪则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是“斗绝了”，“做绝了”，胡说“对立统一律即合二而一律”，“择适中”的“中庸”“是辩证法”，宣扬矛盾可以通过“调和”来解决，猖狂地反对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列宁说：“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缺乏清楚、肯定、明确的结论，摇摆不定。”“实际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言论上却调和和缓和这种矛盾”，“抹杀同机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际政治上的鸿沟。”（《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第五页）列宁的分析，深刻地揭露了折中主义的阶级调和论的实质。

不久前，教育战线上有人说：“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是互相对立，而是可以调和的。这种折中主义的

谬论，正是修正主义的货色。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把教育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对刘少奇的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我们怎能不针锋相对，彻底批判！从根本上说，一切矛盾着的对立面都是在“对着干”，都是又统一又斗争的。毛主席指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的。反对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无非是想要从教育阵地上打开缺口，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招魂。

折中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论。它用主观主义的相对论和诡辩论代替唯物辩证法，对客观实际全然不顾，肆意歪曲。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各条战线的巨大成就，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不调查研究，不听广大群众的意见，这也指责，那也不满。他们对革命的一切成果，用折中主义手法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威风。他们的那一套既违背客观实际，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他们的世界观，不正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吗？

折中主义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它总是反映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利益。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由于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不利于资产阶级，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修正主义

者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就不得不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们常常不敢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在表面上承认它，实际上却阉割它的革命灵魂，用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加以“补充”和“修正”。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本来是根本对立的，他们却硬要把两者折中调和起来，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修正主义必然要利用折中主义，而折中主义实际上就是修正主义。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形势一片大好。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搞修正主义，必然要玩弄折中主义的手法。

为了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教育战线、科技战线和其它各条战线的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必须学会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观察问题，批判折中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谬论，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原载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



# 折中主义是修正主义者 搞复辟倒退的思想武器

哲 军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刮右倾翻案风，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特点，就是采用折中主义手法，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翻案，搞反攻倒算，搞复辟倒退。他们是怎样利用折中主义手法搞复辟倒退的呢？

## 混淆纲目，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反对党的基本路线

毛主席教导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许多矛盾，但是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指示，正是抓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促进其它方面矛盾的解决，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可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别有用心地把三项指示并列起来，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这

样，他们玩弄混淆纲目的折中主义手法，把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同起来，淹没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取消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否定了党的基本路线。

他们这样做，真是不分主次纲目吗？不，根本不是！他们在“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指导下，歪曲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胡说什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总结为一点，就是克服派性”，攻击评论《水浒》是“听到风就是雨”；就是他们，把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篡改所谓“开诚布公，愉快和谐”；就是他们，公然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科技界不准提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教育界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也就是他们，肆意歪曲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反对抓革命、促生产，鼓吹四个现代化就是一切，否则“大家全部完蛋”。由此可见，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样迫不及待地抛出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领，这样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就是要反掉以阶级斗争为纲，反掉党的基本路线，反掉对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反掉党内走资派很害怕的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三项指示为纲”的要害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三项并列，混淆纲目，玩弄折中主义手法的虚伪性和反动性，在这里暴露的是一清二楚了。

### 不分主次，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否定党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

技术等这些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治。政治统帅经济，统帅业务，统帅技术，不能平起平坐。可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公然加以“修正”，胡说什么政治与业务“不是谁大谁小，谁管谁”。他们打着所谓反对片面性的旗号，胡说什么，一方面不抓好政治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抓好利润也是不对的；一方面不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学文化，不钻研科学技术也是不对的。他们就是这样，“一方面”，“又一方面”，就是不讲那个是主要的，那个是挂帅的，那个是第一的。用这种把矛盾双方并列起来，不分主次的折中主义手法，从根本上反掉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否定了党的领导。

他们貌似公正，不分主次，果真不偏不倚、没有倾向吗？不，他们的倾向性鲜明得很！在所谓“全面看问题”的幌子下，正是他们极力地抵制、破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胡说什么，“评论《水浒》办个学习班，回去传达一下就行了”。与此同时，他们却大肆叫嚣“不要怕讲技术挂帅”，要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八级不够就刮十二级”。他们重弹资产阶级右派“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老调，公然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工农兵“掺沙子”，胡说什么“文艺界导演是中心，研究所研究员是中心”，科技界要有公认的“第一流”的“权威”来领导，党委书记要“老老实实”地听“权威”的，不要发号施令。很清楚，在他们那里，无产阶级政治不要了，党的领导取消了，剩下的就是一切“都要围绕科学技术转”，“把科研搞上去，谁都得服从这一条”。这就表明，什么不分主次，不分一、二，他们反对的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和党的领

导，要的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和专家权威领导；什么这一面，那一面，实际上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这也充分暴露了他们不分主次的折中主义手法，是极其虚伪的和反动的。

### 调和矛盾，掩盖资产阶级进攻， 推销修正主义黑货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只能是一方克服一方的对立统一关系。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硬把两种根本对立的東西调和起来，混合起来。谁都清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对立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却不让提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谁都清楚红专和白专本来是根本对立的，他们虽也说，要又红又专，可是紧接着又说“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白专也可以。”谁都清楚，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相结合，与脱离工农兵，反对工农兵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而他们，一方面不得不讲和工农兵相结合，但另一方面又说：“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等等。这种把根本对立的東西调和起来的伎俩就是折中主义的诡辩手法。装着好象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对的样子，难道他们真是如此吗？不，他们对无产阶级从来是不讲调和的；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调和的烟幕下，正是他们，一上台就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全面反扑过来。他们大声叫嚷“不要怕”，“要敢字当头”，鼓动他

们的一伙，要拿出当“还乡团”的反革命精神跟无产阶级斗。这里哪有半点调和的意思呢？他们刮起这场右倾翻案风，就是他们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铁证。阶级斗争的现实，彻底戳穿了这种调和矛盾的骗人的鬼话，暴露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狰狞面目。

### 鼓吹中庸，扼杀新生事物，疯狂反攻倒算

毛主席教导说：“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新东西的产生和旧东西的死亡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不破不立”，“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是革命的真理。可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摇起孔老二中庸之道的破旗，狂叫什么“过正总不是正，应该调整过来。”攻击文化大革命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思想混乱”，“问题成堆”，到处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在他们看来，谁破坏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那就是越轨，就是“过火”、“极左”。因此，要以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为纲，这也“整顿”，那也“整顿”，学着孔老二和林彪的腔调，公然叫嚣“名不正，言不顺，首先要正名。”是革命还是中庸，从来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革命就得过正。可是他们却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过正”歪曲为“过火”、“过分”，从而借口要把“过正”的东西扭过来。他们装出一副不“左”不右的面孔，给人以“公正”的假象，事实果真是如此吗？不，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的所谓“整顿”、“正名”，说得明确一点，就是要恢复旧事物，扼杀新事物，否定质变，反对革命。他们狂叫“不要怕说复辟”，“不要怕打倒”，“要横下一条心，拚命干”，就是要和无产阶级

对着干。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玩弄的这一套折中主义伎俩，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理论上也是完全荒谬的。

折中主义打着“全面看问题”的幌子，一方面，又一方面；不但这样，而且那样；似乎是坚持两点论，而实际上，却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列起来，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同起来，抽掉两点论的重点，否定了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和斗争的绝对性，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的均衡性。

折中主义用模棱两可的手法，把根本对立的東西无原则地调和起来，混合起来，歪曲了矛盾双方的真实关系，取消了斗争，抹煞了矛盾。

折中主义用中庸的手法，似乎是不偏不倚，既反对过分，又反对不及，实际上是只许在旧秩序的范围内活动，不准突破，不准破坏旧质的稳定性，把旧事物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否定质变，否定了革命。

总之，折中主义不管它打起什么样的旗号，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它的共同特点都是否定斗争，抹杀矛盾，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其结果必然是歪曲事物的真象，掩盖事物的本质。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同辩证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采用折中主义手法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什么新玩艺。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不能不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混进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本来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却又不敢直说，于是就不能不采取所谓“公正”、“调和”的折中主义手法，来“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斯坦，公开打起折中主义的旗号，来反对所

谓马克思主义的“独断论”。布哈林也是用折中主义手法，把政治和经济并列起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实行阶级调和和阶级投降，陈独秀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就曾散布过，“我们在相当时间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中的中庸路线”。刘少奇在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遭到批判以后，为了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故意用似是而非的折中主义手法，提出了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等谬论，以抹煞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反对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林彪在他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天才论”被粉碎以后，他贼心不死，采取折中主义手法，抛出“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继续与马克思主义相顽抗。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赤裸裸地叫嚷：“兴无灭资可以不提”，“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文化大革命以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形势下，又改头换面，玩弄折中主义手法，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此可见，折中主义是一切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惯用手法，特别是在他们同马克思主义较量遭到失败，又不甘心失败而进行反扑的时候，所往往使用的一种伎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者搞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想武器。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彻底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玩弄的折中主义手法，剥去他们的伪装，揭开事物的本质，划清唯物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界限，把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引向深入。

（原载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光明日报》）

## 剖析“三项指示为纲”的 折中主义手法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进修班第五组

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来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来自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他们的目的，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玩弄的手法，就是折中主义。他们企图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以售其奸；但是，毛主席及时发出了“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指示，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他们的这种目的和手法。

列宁在批判布哈林把政治同经济平列起来的谬论时，明确地指出：“‘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今天，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拾起老牌修正主义的破烂货，在他们的修正主义纲领中，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提到“纲”的地位，似乎面面俱到，天衣无缝。然而，他们搞的这种折中主义手法，是骗不了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



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因此，我们看问题要两点论。我们讲两点论，并不是把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半斤八两地等同起来，而是具体地区分矛盾的双方，看那个是主要的，那个是次要的？谁是统帅，谁是被统帅的？列宁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毛主席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就是教导我们要正确地区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区别统帅和被统帅。也就是说要摆正纲和目的关系，抓纲带目，做到纲举目张。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把三者平列起来，不分第一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象游蛇回旋于这一方和那一方之间，这正是“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他们妄图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如果照此办理，我们的一切经济工作，就会违背无产阶级的利益，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到邪路上去。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折中主义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的。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折中主义反映和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它历来是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惯用伎俩。历史和现实还告诉我们：用折中主义冒充唯物辩证法，是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经常出现的，而且还必然要反复出现。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公开地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赤裸裸地搞修正主义那一套，是有很大困难的。于是，他们就用折中主义这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捉摸不定的东西来欺骗群众，借以贩卖阶

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以便他们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开历史倒车。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清当前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识别一切修正主义者惯于玩弄的折中主义手法。我们一定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要害，加以彻底批判，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 是辩证法，还是折中主义？

上海市针织工业公司工会 恽 清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俄国党内有过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还是搞折中主义。当时布哈林一伙提出了一个“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无论政治因素也好，经济因素也好，都不能丢掉”的修正主义论调。列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政治敏锐性，觉察到这完全是对革命的否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列宁指出：布哈林是在“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

布哈林搞折中主义的真面目，早被列宁揭穿了。但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把那些破烂货拾起来拼凑拼凑，向无产阶级宣扬和散布“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中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说教。

谓予不信，请看教育界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

当教育革命健康发展，开门办学越办越好的时候，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貌似公正地说：从政治上看，开门办学方向虽无可非议，但是从文化知识上看开门办学是“不讲学文化”，

是“讲了一面，不讲另一面”，变成了“实践——实践——实践”。好象只有他们才最懂得把两者“统一”起来。

当资产阶级的“智育第一”被批判以后，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又煞有其事地说：“智育第一”虽要批判，但是“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一”。似乎只有他们才最有“分析”的头脑。

当“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道路越走越宽广的时候，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气急败坏地说：一方面可以从工农兵中选拔，另一方面“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好象只有他们才想得最“全面”。

十分明显，这种“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中主义，看起来貌似公正，不偏不倚，实际上却带有极大的欺骗性，因此也就更容易迷惑人。我们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它加以剖析，才能揭露折中主义的反动性和欺骗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事物矛盾着的双方并不是平起平坐、不分主次的。辩证唯物论认为，事物总是有主流和支流，重点和一般，主要和非主要两个方面。学校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上，首先要从政治上着眼，把路线、方向搞对头。学校有各种工作，但一切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学生要进行各方面的学习，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生要上这样那样的课程，首先要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如果不加区分，把矛盾双方并列起来，象教育界的奇谈怪论那样，讲了“一方面”，又讲“另一方面”，而不讲两方面中那是主要方面，岂不就会得出“政治重要，文化、业务也同样重要”，“政治同文化、

业务应该轮流突出”之类的结论吗？那不是掩盖了事物的真相，模糊和抹杀了事物的本质了吗？

折中主义又是一种反动的阶级调和论。修正主义者总是采用折中主义手法，把什么都说成能够“合得拢”。考茨基曾宣扬“唯物主义历史观”可以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合得拢”，林彪也宣扬过“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他们把两种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调和”起来，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批判资产阶级的“智育第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第一，它根本不能同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之下重视智育“合拢”起来。如果我们批判的资产阶级“智育第一”还可以“加以分析”的话，那么，这样一“分析”就把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分”开了，即把“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劳动者”扔到了九霄云外，而只剩下空荡荡的“有文化”三个字。教育界奇谈怪论的鼓吹者正是这样做的。他们那种所谓“有文化”，是要把学校办成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以便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列宁曾经辛辣地把折中主义者讽刺为“游蛇”，他说：“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然而，“游蛇”回旋的结果，只能更清楚地暴露它的反动意图。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各种思想、观点都是一个人世界观的反映：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所谓“不偏不倚”，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幌子而已。

（原载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 玩弄折中主义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七四级工农兵学员

前一个时期，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散布了一系列奇谈怪论。这些奇谈怪论的实质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这表明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些奇谈怪论在哲学上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玩弄折中主义的手法。揭穿这种手法，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折中主义的反动性和欺骗性，从而划清辩证法和折中主义的界限，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对于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折中主义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一个恶劣变种。它貌似辩证法，实际上根本违背辩证法。列宁在谈到折中主义和辩证法的根本对立的时候深刻地指出：“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

（《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一一二页）

用二元论来偷换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这是折中主义主

观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的突出表现。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人们在认识事物、分析事物矛盾的时候，不能只看到事物的一点、一个方面，而必须看到事物的两点、两个方面，这就是两点论。但是，“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这就是两点论中的重点论。折中主义的二元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不同，它用均衡论代替重点论，把矛盾的两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纲目，不讲主次，从而掩盖事物的本质，抹杀是非的界限，以便达到它骗人的目的。比如，奇谈怪论的鼓吹者，把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政治和技术平列起来，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平列起来，从而把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抽掉，用欺骗的手法把人们引向修正主义的邪路。可见，折中主义者在谈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政治和技术这对矛盾时，不要重点论，其实质是反对政治是统帅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以便推销他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一类黑货。

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可以说是玩弄折中主义手法的标本，他们说：“智育第一不对，搞智育第二对不对呢？也不对！”请看，折中主义者既不赞成智育第一，也不赞成智育不是第一。如果换一种说法就是，既认为业务挂帅不对，又认为业务不挂帅也不对；或者再换一种说法就是，既认为政治不统帅业务不对，又认为政治统帅业务也不对。奇谈怪论，也真有些奇处。折中主义者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

揭穿来看，其实也并不复杂。原来，折中主义者有个难言之隐：本来是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可是又不得不装做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样子，因而语言隐晦，模棱两可。上面这种奇谈怪论，正是这种难言之隐的反映。折中主义者本来是极力主张智育第一的，可又不敢直接反对批判智育第一；本来是坚决反对政治挂帅的，可又不敢公然提倡业务挂帅，因此，才不得不采取这种似是而非的骗人手法。不过，科技界有的奇谈怪论的倾向性就更露骨了。他们在把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说两者的关系“不是谁大谁小，谁管谁”之后，立即狂叫要“刮起搞业务的台风，八级不行就刮十二级”。这就是说，把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是假，说政治和业务不是“谁大谁小，谁管谁”也是假，只有用所谓业务的台风把政治刮个一干二净才是真。当然，他们要刮走的是与工农相结合这类无产阶级政治，他们热衷的是“关门办科研”这类资产阶级政治。他们不是公然宣称：“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吗？他们不是说什么：“党委书记业务不懂，你就说：‘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吗？十分清楚，他们要刮的所谓业务台风，不就是要专无产阶级政的资产阶级政治台风吗？

用阶级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这是折中主义主观地应用概念的灵活性的又一重要表现。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斗争的结果只能是一方克服另一方，而不是彼此照旧，均衡相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都是如此。无论什么矛盾，都必须通过斗争来解决。有斗争才有生命，有斗



争才能发展，正是通过矛盾的斗争，才能推动旧东西的死亡和新事物的生长。就是在党内，不同路线的对立和斗争也是经常发生的，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因此，“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然而，折中主义把根本对立的矛盾方面，无原则地混合起来，调和起来，搞“合二而一”，或搞“二合为一”，不分阶级，不讲路线，混淆敌我，抹杀是非，把矛盾双方有条件的、相对的统一性绝对化，把对立面的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抽去，从而抛弃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灵魂。就拿安定团结来说，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来，“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实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的安定团结。而折中主义却主观地应用安定团结这个概念的灵活性，把它看成是无原则的调和、混合，取消安定团结的局面下还客观存在着的阶级斗争。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之所以玩弄折中主义的手法，其目的就是为了宣扬阶级调和论、阶级溶合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其实，他们是不会同无产阶级调和、溶合的，他们也不会熄灭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他们将加紧向无产阶级进攻，将加紧分裂党的活动，从而破坏革命的安定团结，便于他们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始终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这个纲，不能忘记斗争哲学。可是，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竟然认为“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

的”，他们居然胡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不学文化，不搞科研”，“轻视理论”。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否定了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二四页）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把教育、科学技术等等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不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压倒修正主义路线，就是修正主义路线压倒马克思主义路线，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大搏斗，无产阶级怎么能同资产阶级“调和”、“溶合”呢？无产阶级怎么能“熄灭”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呢？无产阶级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刻领会事物“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想，就得坚持斗争哲学，和资产阶级对着干、和修正主义对着干。不对着修正主义路线干，就要顺着修正主义路线干；不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必然要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着干。这里是没有调和、折中的余地的，二者必居其一，这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客观规律。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之道进行教育革命，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果，谁要翻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案，也就是要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其结果只能是恢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学校的统治，只能是在教育这块阵地上复辟资本主义。

列宁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列宁选集》第三卷